

三次開刀記 (續完)

我住「榮總」的經過與對醫藥的一點認識

年關住院幾許觀感

在六十一年住院三年之後，我第三次進住榮總舊樓下第一病室第三病房（牀），房間非常寬敞，房間前斜對面為一寬廣的休息室（或會客室），室外有一側門，直通外面的花園，有鮮美的草地，草地上雜植各種小花，草地旁邊可散步，並有汽車道，直通頭門外。

這次住院從六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七日，共住了十七天。住院的理由，第一是膀胱發炎和小便困難，第二是再度治療小腸疝氣。但因醫治膀胱炎（以膠管插入尿道接膀胱通小便），這個泌尿科手術，在鄭不非主任指導下，由曹夢蘭大夫主理，經過半個月以上，即告痊癒。可是那時已接近舊曆年關，眼看許多病人都紛紛選出院回家過年，病室中有半數以上的房間都空空如也（在平時是很少有空房的）。按榮總慣例，從除夕到春節要休息四、五天，開刀房暫停工作，僅有少數值班醫師護士照顧留醫的病人而已。但在這種幾乎完全休假的狀態之下，住院病人仍須守着醫院平日的規則，不得外宿，只能以正當理由

，請求住院醫師批准數小時的事假。即使在除夕的團年夜或元旦日，亦必須依時回院銷假留宿。因此在這個逼近年關的時候，繼續住院冷清地守候着幾天，等候春節假滿後才可排定日期開刀，這實在不是滋味。我於是在二月七日早上和一般外科李杰主任醫師通電話，請他諒解我暫時出院，容日後再住進來，麻煩他替我診治，蒙他欣然允諾。又泌尿科方面，也准我在那天上午出院，因得我的兒媳黃碧璇幫忙（她現在是蘇澳榮民醫院護理部主任），出院手續很快就辦妥了，於是坐計程車回北投，剛到家不久，中央電台的兩位朋友即來訪問並請我繼續寫稿子。他們在半點鐘前曾到醫院看我，知我剛出院，故跟踪前來，盛意可感！

這次住院，只達到兩個目的中的一個，至於疝氣的開刀問題，由於舊曆年關的關係，不得不暫時延後，再行處理。要不然，我的小腸氣，這一次就可治好，不須等待第四次住院了。因此，使我聯想到，外國人只有一個新年，而我們則有兩個新年，尤其舊曆新年幾乎百業停頓大約一星期乃至十天或半個月之久。處在競爭劇烈的工業

謝康

社會和非常時期，時間就是金錢，稍縱即逝。俗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若以全國人每人損失七、八天的工作時間計算，即損失了每年的五十分之一的工作效果，如以錢幣價值計算，又不知是幾多億元的損失了。這種完全是農業時代北方農閑時候的習俗，在今天正應該突飛猛進的工業時代，還能讓它繼續保存，以致廢時失事嗎？！

中正大樓氣象雄偉

六十五年七月初旬，北投一帶連日大雨，山洪暴發，溝澮皆盈。我家部分房屋鄰近一條大水溝旁邊，水勢高漲，從牀子下面灌入室內，飯廳、廚房、書室、浴室，都淹滿了泥巴水，有數寸高，行動極為不便，以致喫飯都成問題。我家人口本少（一部份留滯大陸故鄉，聲息全無！）又分居兩處。此時內子因病到竹圍馬偕醫院留醫，而所僱女工，僅來半日，除煮飯洗衣，不能多所幫助，要想臨時僱人，也沒法找到。不得已只好自己動手，偕同女兒及兒媳（她恰好從宜蘭來）劃泥掃水，不免因勞動過多，影響到疝氣痛。在

本文作者(前排右二)帶領學生參觀醫院時留影。



七月四號的那一天，就一直痛了八個小時，我準備，如果再過兩小時，疼痛不止，即刻到榮總急診處緊急開刀。幸而在繼續不斷的按摩推送之下，突出的這部份小腸，忽然縮回原處，使我鬆了一口氣。以後又因僱用泥工清理水溝兼重修下水道，一連幾天監工和奔忙的結果，疝氣又腫痛了一次。等到修理工作全畢，我於十三日下午往公保門診中心看李杰大夫，蒙他簽字，由慧雲女替我辦手續即晚住進榮總新完成啓用的中正大樓八樓，四十病室，二十三號房。中正大樓氣象雄偉，在榮總裏面是最高的的一座建築物，自八樓以上，多是頭等病房，設備較其他的頭等房，更為整潔新穎，有彩色電視機，電冰箱電話等物。除一張病人牀稍為樸素外，一切很像觀光飯店的套房。這二十三號房有一排牀子，向着後面的一座小山，風景相當優美，亦可以游目怡情；因為是在八樓上，不消說空氣是自然清新的。冷氣機雖係中央系統，但聲音很小，不致於妨礙睡眠，室內氣溫經常保持攝氏二十三至二十五度左右，在大暑天亦不至於汗流浹背。每天伙食，常有變化，足夠營養，三餐之外，另有牛奶、及下午四時的一道點心。房與房之間，隔音設備，也相當好，遠勝於舊樓下的頭等病房。我想，如果沒有特別病痛需要按時服藥打針、接受治療的話，住在這裏可說是很舒適的一種享受了。住慣了這樣好的地方，到出院時，反而不免有些留戀。

誤記體重性命交關

這是我第四次住榮總，對這間有名的大醫院，現在我也勉強算得是識途老馬了。但是也許因為榮總擴張得太快，新進的護理人員，可能有些注意力不夠，或不太熟悉業務？例如這次當我初進院的第一天秤體重，原是五十九公斤，但護理站登記的是六十九公斤，用這個體重來配麻醉藥——特別是全身麻醉，那我這個五十九公斤的人可能受不了，至少也是相當辛苦的幸而吉人天相，在動手術的前一天，麻醉科先後派來兩位醫師來訪問我，並填寫一張什麼表之類。但第一個來的麻醉科人員未注意到我的體重不像將近七十公斤的樣子；到了第二位人員來時，才向我發問「您知道您的體重是多少嗎？」我說「入院時秤的是五十九公斤，」他說：「這個數字和護理站登記的不對，您現在最好再去磅一磅。」我聽了他的話以後，他陪我去過磅，實際上只得五十八公斤半，護士小姐在旁觀看，也不得不承認上次登記時有點兒疏忽，因為我不可能在三四天內減輕了十公斤的！又上幾次開刀，都是下半身麻醉或局部麻醉，而這次是全身麻醉。理由是，醫師在手術房裏替我打脊髓麻醉針時，搞了將近半個鐘頭都插不進去，使我非常痛苦，而李杰大夫也等得不耐煩的樣子，他於是宣佈「全身麻醉」，跟着我就失去知覺，全身麻木，等我醒來手術已經完成，我自己也在恢復室裏面了。這裏，讓我重複說一句：如果不是那比較細心而富有懷疑精神的一位麻醉藥師將我的體重徹底弄明白，用藥才能恰如其量的話，那麼，這一回的全身麻醉，用了超量太多的

藥物，其後果將不堪設想了！我說「吉人天相」，就是「上帝佑我」，有驚無險！

這是第二次請李杰主任醫師替我治小腸疝氣，開刀處在鼠蹊部，所割的傷口比較長些，所用的時間當然比較多，手術終於順利完成，我對他很感謝，也很有信心。他是一個名醫，一個大忙人，而兩次為我開刀，除掉了我身上這個不大不小的毛病，使我恢復健康，這仁心仁術，在我是終身記念不忘的！

由恢復室回到病房後，陰囊右側略有腫痛，小便頻數，嘔吐數次，照例注射葡萄糖、鹽水及止痛、消炎藥等，並打止嘔吐針，三日後稍喫些稀粥、牛奶、水果，體力始漸恢復，腫痛亦漸減少。但傷口於每次換紗布時，仍稍有血絲滲透出來，據住院的宋大夫說這是常有的現象，不必憂慮。直至開刀後第七天拆線時，才不見血，拆線後再住兩天出院，出院前李杰主任每隔一天來查房，並查看傷口情形，他認為很滿意，告訴我如有問題，以後可通電話聯絡；或到榮總門診看他，他可能不再到公保看病了。

這次住院，沒有請特別護士，實際上也因為供不應求，那幾天我想請特別護士，但沒有請得到，結果都是女兒慧雲偏勞，開刀後一連幾天，多半是她在服侍我。出院前一天來陪我的是中興大學蔡清隆同學，出院時由蔡同學借慧雲女照顧我回家。

從這次出院到現在，已經一年多多了，疝氣沒有復發，證明手術的成功。同時我也力遵醫生囑咐：避免劇烈運動、跑步、長途旅行，及其他應注

意事項如飲食睡眠等。古人說：「三折肱知為良醫。」又說「閱人成世」、人多活一天，多冒一點生命的危險，也就會增加一點經驗或見識。我這次住院，對榮總的形形色色，和醫藥衛生方面，更多一些接觸和了解。在榮總工作多年的張握中同學，我每次住院，他都抽暇常來看我，有時並作為我和某醫師之間的橋樑，人畢竟是感情的動物，也是不能孤立而生活的，特別在有病患的時候，人際關係的建立，友誼的維持，尤為必要。

生命無常親友溫情

最近八年來，我在台北住院六次，除兩次住馬偕醫院外，其餘四次，都住在榮民總醫院，其中，五次都是外科，特別是住榮總時，獲得醫療上的益處更多。我心中有不少感想，現在簡單寫出幾點：第一、生命的無常。這在醫院裏最容易看到，浮生若夢，病痛實多。本來天地之大德曰生（見易傳），但新陳代謝，也是生命現象之一。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莊子曰：「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佛說冤苦眾生，生老病死，稱為「四苦」。大醫院門庭如市，門診的和住院的，病癒出院的，生命終結拾進太平間的，每天不知有多少人。而婦產中心裏面，待生的胎兒或新生的嬰兒，又不知有多少。各有各的生命歷程，都按照命運或上帝給予他們的日曆，活到最後的一天為止。這幾年和我同時住榮總而「壽終病牀」上的，如今就記憶所及，至少有名人物羅家倫、左舜生、謝瀛洲、張鴻鈞夫婦和周紫雲女士等。如果一個人寓形宇宙之內，像暫時寄住在旅館裏面，而死亡才是最後歸宿

。陶淵明詩云：「縱身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張載西銘說「存吾順事、殛吾寧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第二、親屬的依存感。我每次住院與開刀那一天，家人必然到齊，（只有五十八年九月那一天，內人住台中，未及北上，那也是我先寫信告訴她，如身體不適，不必北來。）也多少為我擔憂或禱告。並在手術室附近守候，一聞到手術順利完成的消息，皆大歡喜。這種休戚與共的心情，使我很受感動。至於兒女和媳婦，儘可能到病房來服事我，代替了特別護士的工作，孝心尤為可嘉！

第三、朋友們的溫情。每次住院開刀，都承蒙許多朋友和學生們的關懷。他們來探望我的病情，關心我的健康，已使我心中十分感激。又往往帶來一些水果、食物，或生花之類，更使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感，像這種濃厚的人情味，是很可紀念的啊。我願藉此機會對他們道謝和祝福！

第四、由於上述這個理由，使我們在病患中更可認識朋友。古人所謂「患難之交」當然是要包含生病在內的。在住院時，你若不是要人、或名流，報紙上不會發表你的消息，平日往來不密切的朋友，（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也）可能不知道你幾時生病住院，那就說不上來醫院探病了。但如果這個朋友知道你住院而毫不關心，連電話也不打一通，甚至於還有希望你早死為妙的人，這種人還能算得是朋友嗎？！因此一個人，從住院後病情嚴重或動大手術等情況來測量朋友對他的交情或關懷的程度，也未嘗不是一個辦法。

紅燈警號自知保重

第五、疾病是我們身體上所亮出的紅燈。普通人對自己健康的關懷，莫過於在住院留醫的時候了。這時候對於自己的飲食、睡眠、量體溫、血壓、脈搏，照X光，心電圖，化驗血液，大小便等都得要注意或亟須知道其結果，特別要依照醫師們的指示打針服藥或動手術，聽那些有經驗的護理人員的吩咐，因而增進了有關本身疾病底醫藥衛生的知識。這雖然是一些常識，但對於預防疾病或保持健康，可能是很有幫助的。

第六、增進對病患者的同情。俗語說：「同病相憐。」其實不必同病，在病院中遇到同時住院尤其是同一病房的病人，自然會生出同情的心理。這就是「推己及人」，由自己生病的痛苦，想到別個病人的痛苦，這也是仁者的用心。醫術所以稱為「仁術」大概是和這個道理有關的吧。

第七、減輕體重。普通手續在開刀前要絕食半日，開刀後也總有幾天不能進食或食量減少，因此，我每次住榮總，出院時的體重，大概要減少兩三公斤，使我不致過重，而成爲胖子。所以住院開刀，也是減肥的一種方法。

第八、中西外科手術之比較，昔人筆記小說盛傳華佗開刀手術的高妙，但今已失傳，無從查證了。擺在眼前的事實，爲大家所知道的，例如結石或小腸疝氣之類，非開刀不可的，而中醫和中藥房仍只宣傳服藥有效，不必動手術，可省却許多麻煩。這對於小孩患脫腸，或者可以說；但對成年人的這種毛病，中醫似乎是沒有什麼把握的。清代名儒象山姜白岩（炳璋）的「尊行日記

（四十四年、中華叢書本）中屢言其本人「爲疝氣所苦」、「服藥不效」、「疝疾甚苦」等語，可爲乾隆時中藥治小腸疝氣無效之一例證。近二百年來，中醫仍墨守陳法，而西醫的一般外科手術，則非常進步，割治疝氣，已不成問題了，由於我的親身經歷，故懇切言之，以告與我同病者。

對醫師的感激和盼望

第九、對醫師的感激和盼望。

古人說：「不爲良相，必爲良醫。」因良相佐國，良醫治人，都有功於社會。但賢能宰相不易得，享盛名的大牌醫師，亦不易求。據說某大醫院中一些病人爲求名醫施手術，有住院一個月以上而未排定開刀日期的。所以有人慨歎說：「病不得！」但我每次住榮總，都幸遇到名醫，住院時間都不到二十天就安全出院，我怎能不感激和記念他們呢？可是：我對醫師們也有一點盼望：第一、增加他們和病人接觸的時間。按公保門診的規定醫師看病，平均每三分鐘一個病人，但有時連一分鐘都不到，說不上三句話，藥方已經寫好了，病人必須退出，這是我親身所遇到的。我想各大醫院的門診，和公保門診都差不多的吧？至於住院病人，有時可能一連兩三天看不到主治醫師的面孔，只是一兩位「實習醫生」或「住院醫師」來看一看，好容易等到主治醫師來「查房間」看病時，也是匆匆忙忙，沒有機會多談。這種「走馬看花」的診病法，使我聯想起有「家庭醫師」的好處。但在大醫院裏這種情形，相當普遍，我認爲是應該改良的。其次，就是醫生的修和養醫德問題，我希望作爲一個良醫，必須要有

相當的修養和醫德，最低限度不要輕視病人和唯利是圖才好！

傳記精華 第一集

鈕先銘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鈕先銘、章君毅等傑作十二篇，篇篇引人入勝。

傳記精華 第二集

王成聖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王成聖、楊森等傑作拾篇二十餘萬言。

傳記精華 第三集

蔣君章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蔣君章、馮國璋等傑作拾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傳記精華 第四集

楊森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楊森、勞幹等傑作拾餘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傳記精華 第五集

鄭彥棻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鄭彥棻、祝秀俠等傑作拾餘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立
即寄書